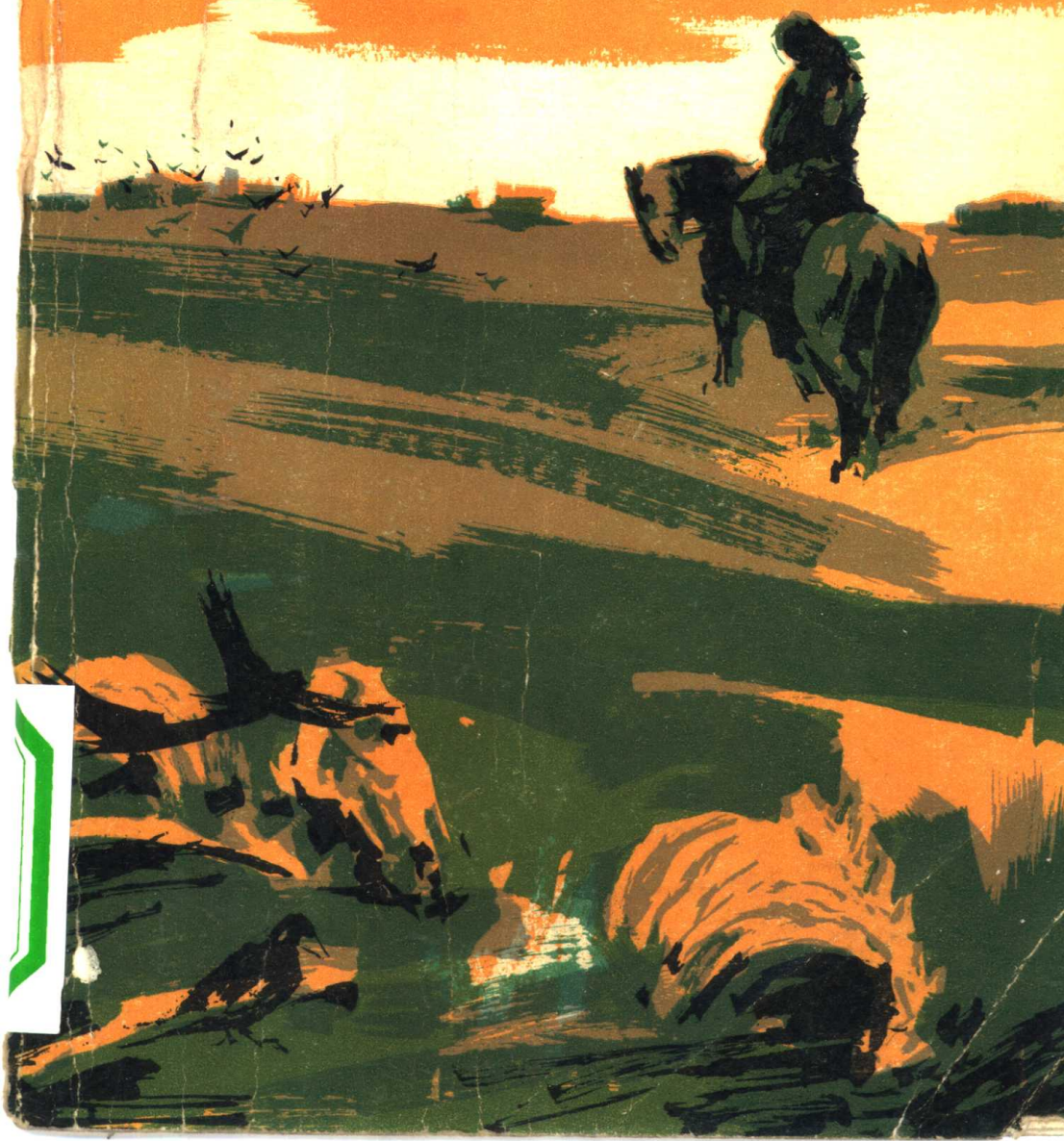


# 堂娜芭芭拉

加列戈斯著



# 堂娜芭芭拉

[委内瑞拉] 罗慕洛·加列戈斯著

白 婴 王 相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七九年·北京

## 堂娜芭芭拉

---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民族印刷厂印刷

字数238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12 $\frac{7}{8}$ 插页2

1979年10月北京第1版 197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,001—12,000

---

书号：10019·2849

定价：0.83元

## 前 言

《堂娜芭芭拉》是委内瑞拉著名作家罗慕洛·加列戈斯的成名之作。在当代拉丁美洲文学史上，它与哥伦比亚何塞·欧斯塔西奥·里维拉的《旋涡》，阿根廷里卡多·吉拉尔德斯的《堂塞贡多·松布拉》齐名，并称为长篇小说中的三大经典作品。

罗慕洛·加列戈斯生于一八八四年，早年在加拉加斯从事教育工作，担任中学教员和中学校长。一九〇九年前后，他开始从事文艺创作，主编文艺刊物《黎明》，后来又主编《现状》，出版了短篇小说集《冒险家》(1913)、《反叛》(1922)，长篇小说《索拉尔的末日》(1920)、《爬藤》(1925)。

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，委内瑞拉经济凋敝，民生困苦，以畜牧业为主的国民生产，处于极端落后的状态。大庄园制度导致庄园主之间互相兼并，用野蛮的暴力或者巧取豪夺的手段扩大土地，胡作非为，成为发展国民经济的严重障碍。经济上的落后，引起政治上的混乱。一八九九年西普里亚诺·卡斯特罗发动军事政变，取得政权，之后八年，又被高梅斯发动政变推翻。高梅斯于一九〇八年当上总统以后，提出所谓“秩序、和平和劳动”的口号，实际上

实行军事独裁统治，血腥镇压政治反对派，压迫人民，限制民主和自由，依附美国帝国主义。

加列戈斯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派，忠实于自己民主政治的信念。在高梅斯反动专制政权的恐怖统治下，他创作了《堂娜芭芭拉》这部长篇小说，对祖国政治、经济的落后腐朽状态进行了深刻的揭露，表达了自己对祖国前途的美好希望。这部小说于一九二九年在西班牙出版，获得巨大的成功，在西班牙得到好几种文学奖，译成好几种欧洲文字，使加列戈斯立刻成为具有国际声望的著名作家。

这时候高梅斯已经无法对加列戈斯进行镇压，于是提出要给他一个外交官的职位，又提出要给他一个议员的席位，加以收买。但是加列戈斯是一个疾恶如仇的人，就在一九三〇年《堂娜芭芭拉》初次在他的祖国委内瑞拉出版的时候，他自动流亡国外，先是到美国，后来到西班牙，直到一九三五年高梅斯政权倒台，他才回到委内瑞拉。

回国以后，加列戈斯积极从事政治活动，致力于实现他在《堂娜芭芭拉》中表现的文明必定战胜野蛮，民主必定战胜专制，光明必定战胜黑暗的信念。一九三六年，他被任命为教育部长，但是任职不久，看到现政府依然腐败无能，就辞去职务，投身政治宣传工作，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。一九四一年，他参加建立民主行动党，并且被该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，参加一九四七年委内瑞拉的大选。选举结果，加列戈斯以全国百分之八十的票数当选为共和国总统。

但是，六个月之后，他还没有来得及着手改革国内政治，就被佩雷斯·希门尼斯发动的一次军事政变所推翻。于是他第二次流亡国外，到了古巴和墨西哥，直到一九五八年佩雷斯·希门尼斯倒台，才回到祖国。晚年，他除了撰写一些短文和发表一些讲演外，不再从事其他活动。一九六九年，加列戈斯以八十五岁的高龄去世，委内瑞拉人民给予他当之无愧的崇敬和荣誉。

加列戈斯的一生的主要成就，在于他的文学创作。他写了九部长篇小说，四本短篇小说集，以及几个剧本。他是拉丁美洲以民族生活为题材、以祖国风貌为背景的最有成就的地方派作家之一。

加列戈斯的文学创作，受到拉丁美洲文艺思潮中后期现代主义的影响很深，因此他的作品富于强烈的想象和鲜明的对比；但是另一方面，他对委内瑞拉现实的细致观察和深刻了解，又使他的作品充满着现实主义的人物、景色、风习的描写。《堂娜芭芭拉》是这两种不同风格揉和在一起的最好例子。

《堂娜芭芭拉》的背景是委内瑞拉的广大平原，主题是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的斗争，斗争的结果是进步势力获得胜利。在反动势力被迫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，一个依附反动势力的怀着觊觎之心的美国冒险家密斯脱丹吉尔，也不得不灰溜溜地离开了这片土地。

加列戈斯在这本小说里运用了强烈的对比和明显的象征。代表反动势力的女地主芭芭拉，她的名字的含义是“野

蛮”，她的庄园埃尔一米埃多的意思是“恐怖”。代表进步势力的青年律师鲁萨多，他的名字的含义是“光明”，他的庄园阿尔塔米拉的意思是“高瞻远瞩”。那个美国冒险家丹吉尔的名字，含义就是“危险”。甚至人物本身，也存在着互相对立的两种心理状态。芭芭拉的贪吝凶暴，有时候会被过去的美好的回忆所软化；鲁萨多的聪明才智，有时候也会因渴望暴力的报复而冲昏头脑。中心人物芭芭拉，具备着大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全部特征。她的独特的性格和复杂的心理状态，在小说中刻划得细致而真实，被认为是当代拉丁美洲文学中一个成功的人物典型。她就是委内瑞拉粗犷的平原的化身，也是拉丁美洲大庄园制度的象征。她的失败，意味着委内瑞拉进步势力反对大自然的野蛮的胜利，反对反动地主的暴力的胜利。加列戈斯以乐观主义的信心，在小说里指出了一条通向光明未来的道路。

加列戈斯在这本小说里还以优美的文笔，强烈的感情，描写了委内瑞拉大平原的人物和景色。辽阔的草原，滚滚的河流，成群的牲畜；平原人艰苦的生活，他们的风俗，他们的欢乐，他们的希望，都以浓艳的色彩呈现于字里行间，恰如一幅明丽的风俗画。所以有一位拉丁美洲的评论家说，他的这本小说是“艺术上的印象主义和情节上的现实主义的作品”<sup>①</sup>。

加列戈斯在《堂娜芭芭拉》之后，还发表了《坎塔克拉

---

<sup>①</sup> 见恩里克·安徒生·因培特：《西班牙美洲文学史》第二卷。

罗》(1934)、《卡纳伊马》(1935)、《贫苦的黑人》(1937)、《异乡人》(1942)、《在同一片土地上》(1943)、《风中草屑》(1952)等长篇小说。其中比较著名的是《坎塔克拉罗》，描写一个大平原上的流浪歌手；《卡纳伊马》，以神秘的丛林为背景，反映印第安人的思想和生活。

译 者

1979年4月



# 目 次

前言 .....	1
----------	---

## 第 一 部

一 我们和谁同行?.....	3
二 古纳维契人的后裔.....	16
三 害人精.....	27
四 一条路和一千条不同的路.....	44
五 墙上的矛头.....	54
六 对阿斯特鲁巴的回忆.....	65
七 亲人.....	72
八 驯马.....	86
九 草原上的司芬克斯.....	97
一〇 巴格罗尼亚的幽灵.....	103
一一 沉睡中的美丽.....	117
一二 有一天总会实现.....	125
一三 “危险”先生的权利.....	132

## 第 二 部

一 一个不平常的事件.....	149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二	驯马师.....	168
三	屡布殃鸟.....	178
四	围场.....	189
五	堂娜芭芭拉的转变.....	204
六	勃拉玛多尔的恐怖.....	214
七	野蜂的蜜.....	218
八	火与芽.....	223
九	分牛的晚会.....	232
一〇	无以名之的激情.....	247
一一	想象中的解决办法.....	253
一二	诗歌和故事.....	263
一三	巫者及其影子.....	275

### 第 三 部

一	草原幽灵.....	287
二	飞沙卷尘.....	294
三	裴尔纳勒特先生和其它灾祸.....	305
四	寻找相反的方向.....	317
五	人的时机.....	324
六	难以描摹的发现.....	331
七	不可思议的计划.....	343
八	红色的光荣.....	347
九	密斯脱丹吉尔的玩笑.....	353
一〇	放弃所干的坏事.....	363

一一	洞穴里的光明 .....	370
一二	h上的点儿 .....	376
一三	河上的女儿 .....	383
一四	准星上的星光 .....	390
一五	处处天涯，条条大路 .....	395

# 第一部



## 一 我们和谁同行？

一条大木船，沿着阿鲁加河右岸的陡壁，正在逆水上行。

两个船夫，以划船奴隶似的那种迟缓而费力的动作，撑着它前进。他们那汗水淋漓的青铜色身体，不顾酷烈的阳光，只穿着一条油腻的裤子，裤管卷到大腿上。他们交替着把长长的船篙插入河底的泥里，用结实的胸脯顶住篙头，吃力地弯着腰，脚底下踏着沉重而使劲的步子，好象在船上踏步行走似地从船头走到船尾，撑船向前。他们之中的一个撑住船篙喘着气默默地走着时，另一个就回到船头，重新开始中断了的谈话，来忘却这劳累的苦工；或者就大声地舒了一口气，故意唱起一支歌谣，唱到船夫们的劳苦生活：一里格一里格地撑着篙的艰苦的逆水航程，或者只要摆动身子，闪避沿岸树丛的垂枝，顺流而下。

船主在船尾甲板上掌驾；他是个熟悉阿波累平原上河道和溪流的老人。他右手掌着舵柄，留意着阻塞河道的水草堆中间形成的危险漩涡，注视着水面上表示底下有鳄鱼潜伏的波纹。

船上有两位乘客。坐在船篷下的是一个年轻人，身材

结实而不粗壮，脸容精神充沛而富于表情，使他显得英俊得近乎高傲。他的外型和他的衣着都很讲究，说明他是一个城里人。他心里对于周围的事物似乎有着两种对立的感情在斗争；有时候，他脸上隐约的高傲被热心的表情所激发，使他这位旅客眼发亮，四处眺望；但是，过了一会儿，他却皱起眉头，撇着嘴巴，现出一副沮丧的模样。

他的旅伴是一个那种令人生厌的人，长着一副亚洲人的面貌，使人会想起鞑靼人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怎么会在美洲留下了后裔。他属于一种未开化民族的脸型，冷酷而阴沉，和平原上的居民完全不同。他躺在船篷外面，身下垫着毯子，假装睡觉；然而不论船主不论船夫，却一直在注意着他。

平原上正午眩目的日光，在阿鲁加河黄浊的河水上和沿岸丛生的树木上闪耀。河岸边连绵不断的植物，每隔一段就出现一个豁口。从豁口望去，可以看见右边狭长的阿波累河谷——一片片被橡树和棕榈树围绕着的小平原，左边宽广的阿鲁加河谷的河岸——这是一片一直伸展到天边的大草原。这片绿草如茵的草原上，疏落地点缀着游动的畜群的黑色斑点。在这深沉的宁静里，只听见船夫在船板上走动时发出的单调得使人心焦的脚步声。隔一会儿，船主就拿起一只波螺，放到嘴边，吹出一阵粗犷而凄凉的声音。这声音在四周沉静的孤寂深处消失，于是，河岸边的树丛中就升起一阵难听的喧闹的鸟鸣，或者，会听到河弯那边，睡在荒凉河岸太阳下的鳄鱼，急速地扑进水中而发出的

连连的泼刺声；它们是这条宽阔、沉静、寂寥的河流上的可怕的主宰。

午间的酷热逐渐增强，发烫的河水被船头分开，散发出一阵刺鼻的污泥气味。船夫们现在既不聊天也不再唱小调。荒野带来的烦闷的感觉，沉重地压在人们的心头。

“我们快到水柱树<sup>①</sup>那儿啦，”船主终于指着一株巨大的树木，对船篷下的旅客说，“您可以舒舒服服地在那株树下吃午饭，再睡个好觉。”

那个令人讨厌的旅客也斜着半开的眼睛，嘟哝着说：

“从这里到勃拉玛多尔峡口，没有多少路了；那儿有很舒服的午睡的地方。”

“这条船是听那位先生命令的，他对勃拉玛多尔午睡的地方没有兴趣。”船主生硬地回答；话中指的是船篷下的乘客。

那个人对船主瞟了一眼，然后用一种听来发黏的、仿佛平原上沼地里的泥浆那样柔软而浓稠的腔调，说了一句算作结束：

“那么当我刚才什么也不曾说好啦，船主。”

桑托斯·鲁萨多很快地转过头来；他本来已经忘记船上有着这么一个人，现在他突然记起他曾经听说过这个特别的说话声调。

他第一次听到这个声调，是在圣佛南多；当时他正从一

---

<sup>①</sup> 水柱树，一种橡树类的高大茂密的树木，长在河边。



家杂货铺的廊檐前面走过。那里有几个放牛的雇工在谈论他们那一行的工作，那个有着这种声调的人正在说话，当时他突然打住话头，然后说了这么一句：

“就是这个人。”

第二次是在路旁的一家小客店里。夜晚窒息的闷热迫使他不得不出来待在院子里。在一个廊檐下，有两个人躺在吊床里摇晃着，其中的一个正以下面的话说完了他讲给另一个人听的一件事情：

“我干的只是用矛头<sup>①</sup>把他逼住；其余的是那死鬼干的，他自己把它扎了进去，好象他喜欢寒森森的钢铁。”

最后一次是在昨天晚上。他刚刚到了阿鲁加河渡口的一家客店，因为马得了热病，使他不得不在这里过夜，以便明天改乘木船继续旅行。当时这里正有一条要装皮货到圣佛南多去的空船，他便定下这条船，安排好了早晨出发的事情。他刚要睡着，听见那边有人在说话：

“朋友，等着瞧吧，看我能不能搭上船。”

这是三个确实而清晰的印象，在他的记忆里一闪而过。桑托斯·鲁萨多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，使他改变了他到阿鲁加河来的目的：

“这个人从圣佛南多一路跟踪着我。他说他得了热病，不过是个狡计。怎么我今天早晨没有想到呢？”

的确，这天早晨，当船已经准备要离岸时，这个人出现

---

<sup>①</sup> 委内瑞拉牧人从前惯以长矛的矛头作匕首用；后来就把匕首都叫做矛头。